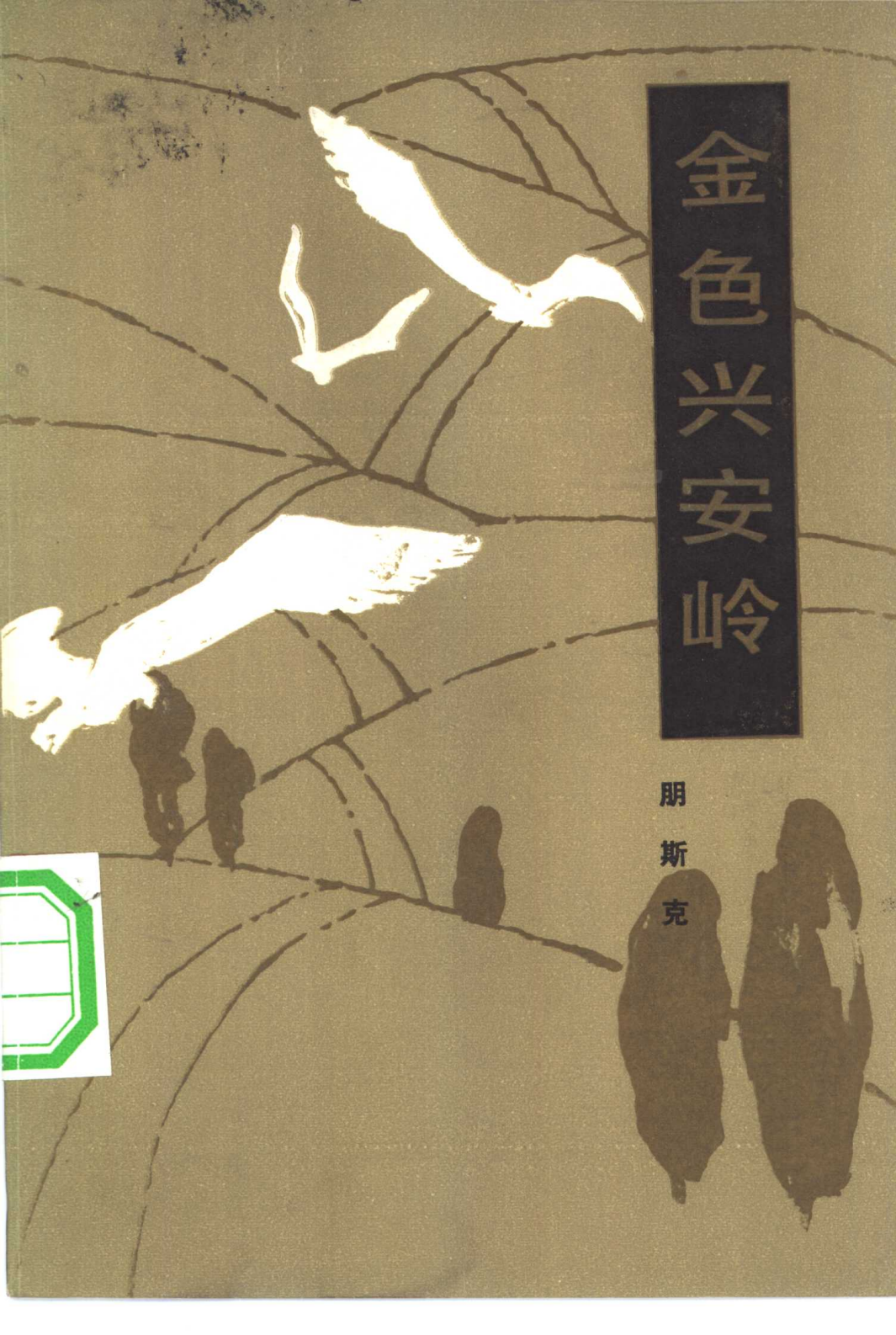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金色兴安岭

朋斯克





2 035 8106 1



金色兴安岭

〔蒙古族〕朋斯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作者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蒙古族作家，对内蒙草原和大兴安岭林区十分熟悉。这里选编的十六个中、短篇小说，生动地描绘了草原牧民和林区工人的生活图景，展现了内蒙人民新的精神风貌。作品感情真挚，形象鲜明，语言流畅，有着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金色兴安岭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8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 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83年5月北京第1版 1983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44,000

书号 10019·3453

定价 0.74 元

目 次

金色兴安岭.....	1
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地带.....	68
没有枪的战士.....	86
雷雨之夜.....	107
风雪灰腾山.....	127
打狼.....	145
第二次胜利.....	158
牧人之家.....	175
公牛顶架的时候.....	187
伙伴.....	195
布勒呼穆河.....	211
小师傅.....	221
桃汛时节.....	231
长夜.....	247
公安局长.....	263
“巴拉干仓”下乡记.....	294



金色兴安岭

—

太阳暖融融地照在乌珠慕尔沁山地——兴安岭的支脉上，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。软风一阵阵拂着海浪般的草丛，发出沙沙声响。浓厚的野草芳香中，还夹杂着稍许的硝烟味。南边不远的地方燃烧着熊熊野火，烧红了半边天，乌黑的烟雾染黑了低空的几朵白云，使这空旷荒凉的山地构成别致的景色。遥远的什么地方清脆地响了几下枪声，便完全寂静了，金色的山地间越显得静荡荡的。

南山坡上出现了二十多个骑马的杂色队伍，左右两边有几名押队的军人。杂色队伍中有穿纯乌珠慕尔沁式镶红边白皮大袍的，有穿焦黄色带头兜的国民党军大衣的，也有穿黑布短袄的，也有穿喇嘛衣裳的，一个个无精打采、

东倒西歪地坐在马鞍上，无可奈何地走着。

“看情况，战斗已经结束啦。这样走多咱能赶上连队？快走吧！”骑高大枣红马押队的一个军人，对旁边另一个战士说。

“这帮家伙给脸不要鼻子，顶着屁股一个劲儿赶还慢吞吞的。你领，我赶吧！”

“对，额尔德慕图。你在旁边注意监视，凭我这匹枣红马，不把这些家伙领的脖子伸一丈二尺长那才怪哩。”他泼辣辣地纵开马驰到队伍三角线上，绷着颧骨高高的圆盘脸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伙听着，我命令你们赶快跟着我走！战斗已经结束啦，赶上连队以后，你们可能见着你们头儿包俊峰。”接着，把翻面红马靴后跟一磕，枣红烈马旋风似地狂奔开去。那军人右手持缰绳，挥舞着左手，不断向后命令：“跟上！跟上！”

离连队老远，枣红马象久别重逢一样，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瞧着它熟识的许多战马，高声嘶鸣起来。坡顶上许许多多人马中，一匹披散鬃毛的大黑牡马，立刻响应了嘶鸣，并且旋风似地一转，把坐在它背上聚精会神擦战刀的主人，掀翻在地上。这黑凛凛的大个子暴躁地跳起来，狠狠地举起拳头要揍，可是他没舍得打，拳头举到半空又慢慢落下啦，爱惜地骂道：“枣红马是你干哥哥咋的？离开几点钟工夫就想的这么不要命！”

“巴特尔^①是你们班长，枣红马也是你们班马匹的班

^① 巴特尔，蒙语，“英雄”。

长，它为啥不想呢？我看黑马比你还有感情，哈……”一个战士打趣地说。黑大个子却不理会，牵住披散鬃毛的大黑牡马，照旧聚精会神地擦那把战刀，一面瞧着刀面上刻的几个字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好快刀，砍胡子脑瓜就象切西瓜，咔嚓一声就下来了，比咱们哈尔滨工厂造的还好咧！”

把俘虏队押到近处，巴特尔纵开枣红马驰过来，敏捷地跳下马便放开了缰绳。这久经征战的枣红马也不乱走，驯服地到大黑牡马跟前互相嗅着。巴特尔走向前，笔直地挺着腰，马靴后跟砰地碰到一起，敬礼说：

“报告连首长，战场打扫完啦，收容了二十三个俘虏，缴获十四支步枪，一挺加拿大轻机……别的胡子都漏网啦？”

“不用提啦，几百个胡子跑到这疙瘩，一伙两伙散着都没影啦，哪边都没追上，只打死、抓住了十多个胡子。”一个颀长漂亮的青年军人带点忧郁的神气答道。旁边另一个挎着驳壳枪的不高不矮的中等个子军人，蹲着身子吃力地看地图。

“指导员，我寻思把胡子都消灭完了呢。唉，好容易找到，又漏网了……”

“哈……不要紧，”指导员说，“胡子虽然没全部歼灭，可是也够他们呛。我还没告诉你，我们追到这儿，把胡子唯一的重火器马克沁重机枪、八二迫击炮也缴啦，把胡子参谋长王铁山也打死啦。”

“呵，把王铁山打死啦？好呀！好呀！在哪儿？我去看看！”

“班长，在坡底下呢，我领你去看。”一个十七八岁脸蛋红红的汉族小战士，用他杂拌蒙古话说着，使劲拉住班长巴特尔的手往前走。

“小李，你怎样呵？打死了几个，抓住了俘虏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副班长也象你，尽叫我安马桩子，要不，我真要抓他几个狗养的。班长，冲锋时候，我捡着了一把胡子扔的日本战刀，那刀可好啦，要是你的手没有毛病我一定送给你，刀上还刻着‘诺门汗战争① 凯旋纪念’。指导员说是小鬼子给参加诺门汗战争的伪满军官发的纪念，哈尔夫② 可乐坏啦，他用那刀还砍死了一名胡子炮头③……”

小李热情地蹦蹦着说个不了。

巴特尔兴冲冲听着小李讲，猛地站住了，脸色有点异样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那把刀上有‘诺门汗战争凯旋纪念’的字？”小李觉得他的神色很奇怪：“班长你怎的哪？”

素来沉着的巴特尔立刻拐转了念头，心里想：“哪有这么巧就是那把刀呢，参加诺门汗战争的伪满军官当反动派的不‘老鼻子’吗？”便笑着对小李说：“没事。我右

① 诺门汗战争，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诺门汗，遭到全部溃败。

② 哈尔夫，蒙语，“黑小子”。

③ 炮头，胡子队里打前卫的惯称。

手为什么没劲儿，为什么不使马刀？知道这个你就明白个大概了。”

“你右手不是在去年辽沈战役上挂彩的吗？和这刀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不是，这里有一段小故事，以后有工夫再讲给你听。”

他们继续往东走，跨过了一个秃脑瓜的胡子死尸，那家伙光溜溜后脑勺朝上，死劲地啃了一嘴土。又走了几步，小李指着一个穿黑缎子长袍的死尸说：“过去，就是这小子杀害了老向导的儿子！”

“这么说，那个老大爷乐坏了吧？”

“可乐坏啦，小胡子都翘起来啦。”

“哈……”

又走了几十公尺远，便见了王铁山死尸，王铁山的脑瓜全炸飞了，剩下个光脖子，只能从他穿戴上看出与众不同：绿帆布美式上衣，跑裤式的下衣，乌黑油亮的高腰美式胶皮鞋。巴特尔骂了一声，狠狠地踢了一脚，把他翻过来，死尸的两条长腿却很自然地成了“罗圈”。巴特尔反复摆弄，老弄不直。再仔细瞧了瞧附近，突然向小李说：

“假的！我看这王铁山是假的！”

小李吃了一惊：

“怎么是假的？”

“哼，怎么是假的？你说王铁山是汉人是蒙古人？”

“当然是汉人啦。”

“哪里的汉人？”

“指导员不是说过关里的人嘛。”

“小鬼，这就是了，关里的汉人尤其是象王铁山那样住大地方的人，不可能有罗圈腿，这明明是从小骑马长大的草地人。”

“我不信，王铁山不是一九四七年到乌珠慕尔沁的吗？骑几年也能成罗圈腿的。”

“你这人，真是！我们从一九四五年当骑兵，怎么没成罗圈腿呢？再说，他的脑瓜炸没了也有问题，你们在这里抛过手榴弹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六〇炮可没少打。”

“这，越露馅了，你看看！”巴特尔指着只动了点地皮的爆炸点，又证明说：“六〇炮就这么点弹坑吗？可能是胡子自己用手榴弹炸死的。胡子在这儿抵抗了多久？”

“就这个坡上抵抗的顽强，足有一个多钟头，莫尔根班长就是在这里牺牲的。”

“一定是一面抵抗着，一面研究了花招，咱们赶快回去向连首长报告吧。”

他俩急忙赶回来。这时连队已经架好帐篷了，没摊上勤务的人，都已呼呼大睡。巴雅尔^①副连长正伏在一张铺在马鞍上的军用地图上打盹，地图揉成一团。巴特尔大声喊道：“报告副连长，有了问题。”巴雅尔吃了一惊，连

^① 巴雅尔，蒙语，“喜”。

忙抬起头来，睡意朦胧，糊里糊涂地问道：“马跑了？快派几个人赶回来。”小李和巴特尔忍不住嘻嘻笑起来，想道：“连长调到团部，副指导员到师部去受训，就剩他和指导员，真辛苦呵！”

巴特尔说：“马没跑，都吃的好好的，我报告另个新问题。指导员呢？”

“他了解俘虏情况去啦，喂，什么问题？坐下来谈谈。”

巴特尔和小李坐下来。巴特尔把情况谈了以后，巴特尔的睡意完全消失了，他好奇地眯着眼睛叫进来正在收拾鞍儿的通讯员说：“快去！快去！告诉指导员，说有要紧事商量。”一边啧啧地赞叹似地对巴特尔说，“你当侦察班长不到两个星期，业务搞的不赖呵，发现了新问题。”

政治指导员察干^①带着锵然的马靴声，急速地走进帐篷来。“嗨，巴特尔和小李在这儿哪，必定侦察到了重要问题。研究这帮俘虏队可有兴趣啦，团政委说包俊峰胡子是内蒙古反革命势力最后残留的杂种产儿，真符合，不到四十个俘虏中，你说有哪些地区的人哪？有兴安盟的，哲、昭盟的，锡察盟的，还有一个伊克昭盟的呢。这里有日伪军官、逃亡地主、反动牧主、兵痞子、受骗的农牧民、听谣言失足的喇嘛。抓住胡子包俊峰以后，那肯定的，类型更要多，那时候我主持着开个内蒙古反革命分子

^① 察干，蒙语，“洁白”。

展览会，哈哈……”察干政治指导员兴高采烈地准备说下去。

“指导员，巴特尔他俩发现了被打死的不是真王铁山。”巴雅尔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什么！不是真的？”

巴特尔把情况又谈了一遍。察干踱着步子沉思了一会，咬着牙严峻地骂道：“哼！这伙该死的土匪！倒使起‘金蝉脱壳计’来啦。对，我和副连长再到现场去检查一下，肯定是可疑的话，这倒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不是有三十多个‘舌头’吗？巴特尔，你去俘虏队好好了解了解。”说完便和副连长走了。

巴特尔刚到俘虏队第二号帐篷跟前，就听得见哈尔夫在厉声叫骂：“混蛋家伙，这不是在国民党军队里，又不是包俊峰胡子队，你摆什么臭架子，你再打一下，我就宰了你。”巴特尔进去一看，哈尔夫抽出新缴获的水银般明亮的日本战刀，叉着腰恶狠狠地盯着蹲在帐篷角落里一个家伙，那家伙把头深深地缩在国民党黄色大衣领里，一动不动。另一个浑身油污穿红色皮袍的黑喇嘛，捂着晒成黑棕色的大脑袋，正呜咽不休。原来哈尔夫给俘虏送来了饭，他又到另一个帐篷去的时候，这伙经过一场战斗又饥又饿的俘虏，起了一阵抢饭风波，帐篷内的小战士一时没禁止得住，十几个“炮头”，一窝蜂似地涌上去，这黑喇嘛也伸手去抢，被那家伙迎面狠狠一拳，打掉了四个门牙，因此忍不住啼哭起来。

巴特尔不由得怒火腾腾，厉声喊：“站起来！”那家伙才开始惊怯，乖乖地站起来。巴特尔叫哈尔夫把他捆起来，然后向俘虏宣布：“谁捣蛋，就不客气！”那挨揍的黑喇嘛用感激的眼光痴痴地注视着巴特尔。巴特尔看了看他又肿又裂的还在出血的大嘴和痴愣愣的眼光，便觉得这黑喇嘛又可笑又可怜，不由的对他笑了笑。黑喇嘛笨重地点了点大方脑袋，操着满口乌珠慕尔沁口音说：“噯，达日嘎^①，你是好人。”又竖了竖大拇指。巴特尔挨着他坐下，黑喇嘛身上发出浓厚的羊毡腥味儿。巴特尔说：“解放军都是好人。”喇嘛又点了点大脑袋说：“嗯，都好。可是——”巴特尔笑着问：“可是什么？”喇嘛小心地瞧着哈尔夫的后影轻声说：“那个哈尔沁人可厉害。”原来黑喇嘛象拖不动的大鞭子似的慢腾腾地正走时，哈尔夫急躁地用枪口顶过他一次。巴特尔哈哈大笑说：“别看他外表厉害，心眼可好呢，刚才不是骂那个家伙了吗？”喇嘛心服地再一次点了点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仓日布。”

“哪个庙的？”

“乌兰哈拉嘎庙。”黑喇嘛抽回去耷拉下来的鼻涕。

“哈……看你挺受气的，为什么当了胡子呢？”

“啊，达日嘎，上了当啦，上了‘北京喇嘛’当啦。”

① 达日嘎，蒙语，“长官”。

“谁叫‘北京喇嘛’？”巴特尔好奇地问道。他曾听过不少喇嘛奇奇怪怪的浑号，但听到叫“北京喇嘛”还是头一次。

仓日布喇嘛却答的挺简单：“就是那王蛮子的参谋。”

“噢——你就跟着他当胡子啦。”巴特尔心里开始注意了意，继续又问：“这次被俘前还跟着他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王铁山也在跟前？”

“对。”

巴特尔掏出烟口袋、纸，自己卷了一支，也送给他卷，喇嘛说：“我不抽，闻闻就行。”

“那你就使劲儿闻吧。”拿出一大把烟草给他。仓日布喇嘛如获至宝般地接过来，小心地装在红布小袋里，又拿出一些放在手掌里搓碎了，一撮又一撮不要命地向粗鼻孔里抽，第四次点头说：“真香。……跟上‘北京喇嘛’，连鼻烟都闻不上啦。”

“你怎么跟上了‘北京喇嘛’？”

“唉，说起来话长，‘北京喇嘛’前年在庙里到处说：‘哈尔沁八路，烧庙杀喇嘛，见着行为不正的喇嘛，就割鸡巴。’又说，‘当胡子吃点喝点玩点——老三点，可好过，’我更动了心。谁知当了胡子遭的这个罪可不用提啦，就象个活地狱，你看看！”他脱开红布油污大袍的领口，露出深棕色的前胸，上边青一道紫一道净是鞭伤，他说：“我们好多人想溜出来，可是炮头们监督很严，跑出

来也脱不过人家手呀！人家骑好马拿好枪，一个个真是杀人不眨眼啊！被抓住了没二句话就枪毙！逃又逃不得，呆又呆不得，真要命呀！”

“这会儿你看清楚了吧，烧喇嘛庙的是谁？打喇嘛的是谁？救喇嘛的是谁？要没有哈尔沁八路你能逃出活地狱吗？”

仓日布第五次点了点大方脑袋说：“这会儿我算明白了，八路好。”

“明白了就好，你有啥谈啥，别害怕。”

“宗喀巴佛^① 鉴明，我要昧掉良心，下世转入十八层地狱。”仓日布喇嘛指着伤痕又说，“胡子对我这么狠；你们不打不骂还给饭吃给烟闻，我对得起你们，绝不能昧掉良心。”

受伤躺着的另一个胡子，咬着牙爬起来，对巴特尔指着绷带说：“啊，达日嘎，要在胡子队里谁管我呀，死了不如一条狗，你们对俘虏还这样好。”

这时，察干指导员满脸红光的走进来对巴特尔说：“你出来一下。”

“副连长我俩又发现了新证据，离尸体东边五百多公尺远，找到了一件乌珠慕尔沁大皮袄，还有帽子、蒙古靴，上边很多血；这一定是换完衣裳后扔的。”

“对啦，这肯定是胡子的花招；我先和仓日布了解一

^① 宗喀巴佛，相传是喇嘛教黄教的创始人之一。

下看看。那喇嘛被俘前跟着王铁山的参谋‘北京喇嘛’，他会知道的。”

巴特尔又走进帐篷慢慢转了一圈，跟其他俘虏谈了谈，最后到仓日布喇嘛跟前坐下问：“怎样，战斗中吓坏了吧？”

“啊呀！达日嘎，那就不用提啦！呼天不应，喊佛不答，我真没想到活过来。”

“仗一开始，缴枪就得了呗。”

“我早就想缴枪啦，可是炮头们监督的厉害。”

“噢，一打仗还有炮头监视；你们头儿包俊峰、王铁山他们呢？他们几个到打仗时候干些什么？”

“他们也打。王铁山在这一次战斗上受了重伤，包俊峰没咋的。”

“王铁山受伤以后呢？”

“‘北京喇嘛’和嘎拉僧台吉^①把他扶着走了，我是在坡西被俘的，以后怎样就不知道了。”原来这仓日布喇嘛耳朵有些聋，还没听着王铁山被打死的消息呢。巴特尔看出这点更进一步问道：

“王铁山穿什么样衣服？”

“布敦达日嘎^②嘛，穿缎子衣服呗。”

“他不是穿‘阿美利卡’衣服吗？”

① 台吉，蒙古贵族的一种官衔。

② 布敦达日嘎即大官。

“他可是有那么一套，不常穿。”

“他那伤势，能不能跟着胡子走？”

“伤重，可是他上哪儿养伤去？死活就得驮着走呗。”

“‘北京喇嘛’家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他是逛北京溜‘那尔罕’^①的光棍喇嘛，听说他没有家。”

“嘎拉僧台吉呢？”

“听说在浩吉格尔山嘛。”

巴特尔踌躇了一会儿，他想起了忠实可靠、熟习乌珠慕尔沁地理的老向导那顺乌力吉^②，便走出来了。

二

“……你们要发挥人民骑兵的威力，一定把王铁山和他的窝主抓住；抓住这个坏蛋，我们就有办法寻找包俊峰流窜的线索，我们就有可能全歼这股土匪。”巴雅尔副连长最后几句话结束后，附近立刻响起一片马蹄声、铁器声，蹄火闪闪发着光亮。侦察班出发了。

侦察班班长巴特尔紧了紧马肚带，把汤姆生冲锋枪单挎在粗壮的胳膊上，轻轻一按剪得平平的马鬃跨上了马，和老向导那顺乌力吉并着肩在头里领着往西北方向走。他们这班一共十四个人。最后上马的小李把马缰一纵，双腿一

① 那尔罕即长春。

② 那顺乌力吉，蒙语，“长寿”。